

# 赵树理

小说选


李家庄的变迁  
(1944—1946)

Zhao Shuli



赵树理 著

LIJIAZHUANG  
DE  
BIANQIAN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## 作者简介

赵树理，山西沁水人，现代著名小说家，人民艺术家，山药蛋派文学创始人。1925年夏开始写新诗和小说。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《工人日报》《说说唱唱》《曲艺》《人民文学》等刊物工作。其开创的文学“山药蛋派”，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重要而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。

# 赵树理

小说选



李家庄的变迁  
(1944—1946)

Zhao Shu li

赵树理 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李家庄的变迁 / 赵树理著. -- 北京：中国言实出版社，2021.10  
（赵树理小说选）  
ISBN 978-7-5171-3071-0

I. ①李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21）第035666号

出版人 王昕朋  
责任编辑 李昌鹏  
责任校对 张国旗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 
邮 编：100101  
编辑部：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6号院B座6层  
邮 编：100088  
电 话：64924853（总编室） 64924716（发行部）  
网 址：www.zgyschs.cn  
E-mail：zgysch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 
版 次 2021年3月第1版 2021年2月第1次印刷  
规 格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7.75印张  
字 数 132千字  
定 价 45.80元 ISBN 978-7-5171-3071-0

# 目录

## 1944 年

来来往往 / 003

孟祥英翻身 / 010

## 1945 年

地板 / 033

李家庄的变迁 / 041

## 1946 年

催粮差 / 211

福贵 / 223

1944年





## 来来往往<sup>①</sup>

前半年旱得太久，旱地里的玉茭都没有长出胡子来，立秋以后下了雨，人们都把它拔了改种荞麦。可是水地和旱地不同，水地里的玉茭还和往年一样，长得一人多高，豆角秧（蔓子）缠在玉茭秆上，还是绿腾腾的。

有个十二三岁的孩子，提了个小篮，到一块水地里摘豆角。他才走进地里四五步，外边就看不见里边有人了。这孩子姓王叫金山，他的爹娘都是村干部——爹是农救会主席，娘是妇救会宣传委员。他虽然才十二三岁，却十分能干，差不多抵半个大人做活。这天吃过午饭，村里开干部会布置救荒工作。爹娘都去开会，打发他来摘豆角预备晚上吃。

有些豆角挂在玉茭秆上，比他高得多，他一根一根斜攀着摘。才摘了两三条秧，忽然看见一条秧头垂下来，叶

---

<sup>①</sup>原载1944年1月13日《新华日报》华北版，署名“树理”。题后标明“拥军爱民故事”。

## 李家庄的变迁

子背也都朝了天，明明白白是断了。他想：“这怎么能断了？虫咬了吗？”从上往下一检查，是从根上离地一二寸的地方断了的，下边的断头还流着水。拿住两个头往一处对还对得上，不是虫咬，一定是人踢断了，地上还有脚印。他独自埋怨：“这是谁干的？平白无故来地里做什么？”他一边念叨着，一边把这条死秧上的豆角连大带小地摘下来。摘完了还回头看了几次，觉着十分可惜。他又往前摘了几条秧，远远又看见一条秧发了灰，又是秧头拖着地，叶背朝天了。仔细一端详，也和刚才那一条一样，又是人踢断了的。一条还觉着可惜，何况两条？他低声骂着，又把上边的豆角连大带小一齐摘下来。可是他刚一抬头，紧接着又是一条。他气极了，就骂出来：“他妈的这是个谁？进地里来做什么？”他骂完了，正预备去摘这一条死秧上的豆角，远远听见当地里有人回答说：“金山你骂谁？我在你地里拔几棵苦菜，也犯不上挨你的骂呀？”这一来冷不防吓了他一跳。虽说庄稼长得太密看不见人，他却从话音里听出来是本村驻军里一个勤务员名叫张世英。既然听懂了，他就喊道：“张世英，是你呀！你来看你踢断了几条豆角秧！”因为脸朝着当地喊，又看见远处几条豆角秧也好像发了灰。他干脆连豆角也不摘了，一边往前走，一边数着断了的豆角秧——“……四条——五条——六条——七条。”不大一会儿，已经看着张世英穿

着红缨草鞋的脚。他说：“张世英，你来！咱们一同数一数你踢断了几条豆角秧！”张世英说：“你不要讹人，我一条也没有踢过！”金山说：“除过你就没有人来，难道豆角秧还会自己断了？”说着已经走到跟前，拉住张世英的手说：“你来看看！一共七条！你一条一条都看看，看我是说瞎话不是？”张世英甩开他的手道：“不论几条都不与我相干，我一下也没有踢！”金山说：“我又没有说叫你赔，你为什么推得那么干净？只有你一个人在地里，不是你是谁？咱去叫你指导员说说！”说着就把张世英拉住。张世英比他大两岁，自然吃不了亏，把手猛一甩，脱出身来说：“扯淡！没有踢就是没有踢，你讹得住谁？你到指导员那里问一问，看俺说过瞎话没有？”说了提起箩头就往地边走：“不叫俺在你地里拔，俺到别处拔去！”

金山这孩子受不得屈，见张世英不认账，提起箩头扬长走了，他也就提起篮子跑回来，连家也不回就去找指导员。他才走进指导员住的院子，就一边走一边喊：“指导员，指导员！你们的张世英在俺地里拔菜，踢断了俺七条豆角秧不认账，俺拉着拉着他就跑了！”赶走到屋子里话也说完了。指导员又问了一下在地里的详细情形，就向他说：“你回去吧！一会儿他回来我给你问一下，要真是他踢断了，叫他赔你们！”金山说：“俺又不是叫他赔，只要他把理说清！明明是他踢断了的，他还说是我讹他！”

## 李家庄的变迁

指导员笑了笑，摸着金山的头说：“好孩子，你认理很真！我一定能给你问清楚！你先回去吧！”金山也就回去了。

部队上晚饭吃得早。下午三点半钟，吃过了晚饭，指导员把张世英叫到房子里问道：“农救会主席的孩子说你在人家地里拔菜，踢断了人家七条豆角秧，是你踢断的吗？”张世英说：“我是不会说半句瞎话的，我没有！一下也没有踢！咱拔咱的菜，踢人家那个干什么？”这句话引得指导员大笑。笑罢了又向他说：“傻鬼！谁说你是故意踢断了？你家里种地不种？”张世英说：“不！我爹是做生意的。”指导员又问：“你今天在他那块地里，走走路来脚下边不觉着有麻烦吗？”张世英说：“麻烦可多啦！要不是那里的苦菜长得肥，我早走开了，还没有走一步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团就把脚绊住了。”指导员又问：“绊住了你怎么办？”张世英说：“那好办，吃力一拖，拔出脚来再走！可是前边还一样，还是……”指导员笑了笑说：“傻鬼！那你还说不是你？吃力一拖还不拖断了豆角秧？”张世英说：“不是豆角秧都长在玉菱秆上哩！”指导员说：“根呢？”张世英说：“根——可不是根还在下边，那也许是我拖断了的！”指导员笑了笑，然后正正经经向他说：“好孩子！不论做对做错，只要是你做过的事你都承认，这是你的长处。可是今天这件事不简单：你还记得我前几天说我们为什么要吃野菜吗？”张世英说：“记得！

因为要节省小米减轻老百姓负担。”指导员说：“咱们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，处处要顾到老百姓的利益。原来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负担，现在反而弄坏了老百姓的豆角，你想想合算不合算？”张世英低头细细想，虽然也想到是自己的错，可是马上也想不出补救的办法来——不赔人家吧，说不下去；赔人家吧，又没有钱。他想来想去，最后总算想出来个主意，就向指导员说：“怎么办？赔人家吧？”指导员说：“那倒很好，可是你拿什么赔人家去？”张世英说：“我今天拔的菜还没有交，就拿这个先赔了他，明天礼拜日我多拔一些再交管理排，行不行？”指导员很满意，向他说：“好！你想得很周全！就那么办吧！以后不论到了谁的地里，要时时看着脚底，千万不要踏坏人家的庄稼！不然，咱们的生产节约、减轻老百姓负担，就成了空话了。”张世英一一答应了就走出来。

他从指导员那里出来，拿上自己拔的野菜往金山家里去送。他正走到金山家的大门口，恰巧碰上金山的爹娘散会回来。金山他爹问：“你去洗菜吗？”张世英说：“不！这是赔你们的！”说着就走到院子里。金山他爹说：“为什么赔我们？”张世英说：“我把你们的豆角秧踢断了几条！”金山坐在屋门里烧火做饭，抢着向张世英说：“你不是不认账吗？”张世英嘻嘻笑着说：“不是故意的，是绊住脚拖断了的！指导员一说我才想起来！”金山的爹娘

## 李家庄的变迁

一时弄不清是什么事，跟张世英相跟着一同进了家。张世英放下箩头，金山他爹让他坐下才又问他：“怎么一回事？”张世英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金山他爹这下听明白了，便向张世英说：“可不用！以后小心一点儿就对了，赔什么？谁就不招挂谁一点儿什么？”又向金山说：“这点小事，就不该麻烦人家指导员！”又向张世英说：“好小鬼！拿回去吧！不要你赔！”张世英说：“我们拔野菜，为的是节省小米减轻老百姓负担。要是因为拔野菜弄坏了庄稼还不赔，那不又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吗？”说着就把一箩头苦菜倒在地下，金山他爹拦着拦着，他就拖起箩头来跑了。

金山他爹向金山说：“你看人家军队怎样待咱老百姓？这一点儿小事情你可不该去跟人家打麻烦！今年四月在东山上打仗，咱们都远远看见来吧！你看人家吃几颗小米卖的是什么力气？今年年景不好，人家因为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，连斤半小米也舍不得吃了，现在已减到一斤五两，行政机关、后方机关还要减到十六两<sup>①</sup>。人家打野菜还为的是咱老百姓，弄坏咱几条豆角秧咱还能叫人家赔？给人家把菜送回去！”金山他娘也说：“给人家送回去吧，人家小鬼拔了一后晌，也不是容易的……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十六两，指旧制，十六两为一斤。

金山从他爹娘的话里听出道理来，仔细一想，真不该为这事去找人家指导员。他正觉着后悔，忽听他爹叫他去给人家送菜，他马上把菜放在一只箩头里，给张世英送回去了。

# 孟祥英翻身<sup>①</sup>

## 小 序

因为要写生产度荒英雄孟祥英传，就得去找知道孟祥英的人。后来人也找到了，可是得到的材料，不是孟祥英怎样生产度荒，而是孟祥英怎样从旧势力压迫下解放出来。我想一个人从不英雄怎样变成英雄，也是大家愿意知道的，因此就写成这本小书，书名就叫《孟祥英翻身》。

至于她生产度荒的英雄事迹，报上登载得很多，我就不详谈了。

---

①本篇于1945年3月30日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，题后标明“现实故事”。文中的“×”是原有的。孟祥英，抗战时期太行区妇女运动的一面旗帜，著名女英雄。

## 一、老规矩加上新条件

涉县的东南角上，清漳河边，有个西蛟口村，姓牛的多。离西蛟口三里，有个丁岩村，姓孟的多。牛孟两家都是大族，婚姻关系世代不断。像从前女人不许提名字的时候，你想在这两村问询一个牛孟两姓的女人，很不容易问得准，因为这里的“牛门孟氏”或“孟门牛氏”太多了。孟祥英的娘家在丁岩，婆家在西蛟口，也是个牛门孟氏。

不过你却不要以为他们既是世代婚姻，对对夫妻一定是很美满的，其实糟糕的也非常多。这地方是个山野地方，从前人们说：“山高皇帝远”，现在也可以说是“山高政府远”吧，离区公所还有四五十里。为这个原因，这里的风俗还和前清光绪年间差不多：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，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，不然的话，就不像个婆婆派头；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“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，由人骑来由人打”，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。

孟祥英的婆婆，除了遵照那套老规矩外，还有个特别出色的地方，就是个好嘴。年轻时候外边朋友们多一点，老汉虽然不赞成，可是也惹不起她——说也说不过她，骂更骂不过她。老汉还惹不起，媳妇如何惹得起

## 李家庄的变迁

她呢？

有村里的老规矩，再加上婆婆的好嘴，本来就够孟祥英倒霉了，可是孟祥英本身还有些倒霉的条件：第一是娘家没有人做主。孟祥英九岁时就死了爹娘，那时只有十三岁一个姐姐和怀抱里一个小弟弟。后来姐姐也嫁到西皎口。因为姐姐的婆家跟自己的婆家不对劲，自己出嫁时候，姐姐也没得来，结果还是自己打发自己上的轿。像这样的娘家，自己挨了打谁能给争口气呢？第二是娘家穷，买不起嫁妆。第三是离娘早，针线活学得不大好。第四是脚大。这地方见了脚大女人，跟大地方人看小脚女人一样奇怪。第五是从小当过家，遇了事好说理，不愿意马马虎虎吃婆婆的亏。这些在婆婆看来，都是些该打骂的条件。

## 二、哭不得

满肚冤枉的人，没有申冤的机会，常免不了要哭，可是孟祥英连哭的机会也不多：要是娘家有个爹娘，到娘家可以哭一哭，可是孟祥英娘家只有十来岁一个小弟弟，不说不便向他哭，他哭了还得照顾他。要是两口子感情好，受了婆婆的气，晚上可以向丈夫哭一哭，可是孟祥英挨打的时候，常常是婆婆下命令丈夫执行，向他哭还不是找他再打一顿吗？不过孟祥英也不是绝没有个哭处：姐姐跟自